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 
第三十九回 老紀強全家喪命 白菊花獨自逃生

且說白菊花教展南俠追定，正然無計可施，前邊又被徐良擋住，自己一著急，掏出一枝鏢來，一鏢先把前邊這人打了，剩下一個就好辦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身臨切近，「颼」的一聲，打出去了。就聽那邊「哎喲」一聲，「撲咚」栽倒在地。白菊花暗暗歡喜。想道：「是人只可聞名，不可見面。要叫房書安一說，世間罕有，真如天神一般。一見面就死我手，原是個無能的小輩。」隨即過去，要給他一劍。此時展南俠嚇了一大驚，「為什麼一見面，徐姪男就受了他的暗器？」展爺正在心中難受，白菊花看看臨近，正要把劍去刺，就見徐良使了一個鯉魚打挺，說聲「還了你罷！」把那枝鏢對著白菊花打將出來。虧得晏飛眼快，往下一蹲身，就從頭巾上「颼」的一聲打將過去。後面展南俠又驚又喜。驚的是鏢沒打著白菊花，奔了自己來了，喜的是徐良沒有受傷，反倒又發暗器來了。原來徐良專會接暗器，還是雙手能接。他原跟著雲中鶴魏真學打暗器，所練就是打鏢。跟著學接暗器，魏真教給他白晝接鏢，學的精裡透精。後來又要學晚間接暗器，雲中鶴說：「那我實係不會。」山西雁也就無法。後來自己生發出一個主意，先教會伺候他的小童兒打鏢。早晚間苦教，非一朝一夕之功，把兩個童兒教會了。徐良教童兒衝著他打鏢，那人自然不敢，他說：「只管打來，我可能接。」童兒大著膽子對他打去，徐良一閃身用手接住。後又教他天氣似黑不黑時節打自己，只練得一百枝鏢連一技也不會墜地。後來又改月光之下，又改星斗之下，後又到沒星斗之時，黑暗中伸手接鏢，全仗著手疾眼快，魏道爺才知道自己徒弟已經練成。雲中鶴走後，徐良又跟著別人學花裝弩袖箭、飛蝗石，故此這才得的外號叫多臂人熊。如今見著白菊花，他聽展爺說是國家要犯，他就知道是白菊花。如今要拿著白菊花入都任差，可算大大一個體面，忽見白菊花就是一鏢，早往右邊一閃，用右手把鏢一接，不能就往外打，有個緣故：鏢尖衝著裡，若要當面把鏢倒過去，怕人看出破綻。往後一仰身子，用了一個後橋的功夫，後脊背將一沾地，手內不閒著，把鏢倒過來，鏢尖衝外，腰間一挺，就「颼」一聲，把鏢打將出去。白菊花剛剛躲過，嚇了一個膽裂魂飛，不是眼快，險些中了自己暗器。打算著徐良過來拉刀動手，卻見他回身就跑，連後邊的展南俠都不知他是什麼意思。原來是徐良的緊背低頭花裝弩未曾上好，這一跑就把弩箭收拾妥當，一回身說：「白菊花，你真不要臉。你是苦苦的欺侮我老西，我給你磕一個頭。」白菊花一想，他給磕頭，不定安著什麼意思。房書安說這人詭計多端，必要小心一二。正在思想之間，「颼」的一聲，花裝弩到，他往下一縮脖頸，就從頭巾上過去，算來未能傷著皮肉。又往對面一瞧，「颼」的一聲，左手鏢打將過來，他往左邊一閃，剛剛躲過，右手的鏢到，他又往右邊一閃。緊跟著左手的袖箭、右手的袖箭、左手飛蝗石、右手飛蝗石紛紛飛來。到底被徐良右手飛蝗石到，吧的一聲正打在腮骨上，頃刻間外面浮腫，口中鮮血直流，只痛得白菊花咬著牙往口裡吸氣，心裡又是恨，又是怕。正欲一縱身，徐良那口刀對著他頂門就刺。徐良口中罵道：「好白菊花王八人的東西，你沒打聽老西是誰？」白菊花說：「你不是小輩徐良嗎？今日遇見晏某，咱們二人誓不兩立。」山西雁說：「老西不是徐良，是花兒匠。專紮菊花，不管黃的白的。」晏飛說：「你敢出口傷人，好小輩看劍！」刀劍一碰，聞聽「啾啾」一聲響亮，又看見半空中火光亂迸，把二人俱都嚇了一跳，彼此躡出圈外，各看自己兵器。徐良看大環刀沒傷，自覺滿心歡喜。晏飛看他的沒傷，也覺著壯起膽來。你道這兩口刀劍，碰在一處，怎麼俱都沒傷？皆因所造這兩日刀劍的年月不差往來，都是晉時年間，赫連老丞相所造，故此刀劍剛柔不差往來。再說若用刀劍的招數並沒有刀傷刀之理。這二人是白菊花要削徐良的刀，徐良的主意是拿大環刀斷他的寶劍，這才刀碰在劍刀之上。晚間這二人交手，刀劍上下翻飛，如同打閃一樣。展爺此時在旁邊瞧看，若要下去幫著，並力捉拿，豈不是有意要搶他的功勞麼？這麼一想，不肯下去幫他，只是在旁邊喝采。白菊花明知自己要輸，打算三□六著，走為上策，自己賣了一個破綻，往前虛紮一劍，徐良剛一躲閃，白菊花一個箭步，早就竄出圈外，直奔正西跑下去了。徐良尾於背後緊緊追趕。展爺在徐良身後也就趕下來了。那白菊花驚弓之鳥一般，自恨肋下不生雙翅，又帶著後面徐良直罵：「你烏八的，就讓你跑上天去，老西追你上天去，你要入地了，老西就跟你三腳。」展爺在後面聽著暗笑，人家要上天，他也趕上天去，人家要入地，他可不入地追趕，他跟他三腳。怪不得四哥說過，這孩子連一句話都不吃虧。展爺瞧白菊花躡入樹林去了。聽見徐良說：「你進樹林逃命，老西要是進樹林追趕，透著我沒有容人之量，皆因我展大叔說你是奉旨捉拿之賊，誰叫你罪犯天庭，這可別怪我了。」先說的很好，後來把這事推在展爺身上，一抖身躡入樹林，又追下來。白菊花先一喜歡，進樹林將一緩氣，聽著他不追了，嗣後來仍是追，自己無奈，就即往前跑出了樹林，撲奔西南。究竟這一方離著鵝峰堡甚近，白菊花道路甚熟，忽然想起一條生路。離此不遠，有一條大河。心中想著，這老西要是不會水，我借水遁，可就逃了性命，他要會水，今天我這條命大約難保。隨往前跑著，遠遠就望見前面一帶就是水，心中歡喜，向前飛奔。徐良在後面，望見臨近大河之時，那白菊花回轉頭哈哈一笑，倒把山西雁嚇了一跳，大約必是他前邊有埋伏，也就不敢緊追。細綱往前一瞧，遠遠望見前邊白茫茫一帶是水。徐良也哈哈一笑，白菊花一怔：莫不成他又會水？就聽徐良說：「你打算要借水遁？你沒打聽打聽，老西我是翻江鼠蔣四者爺的徒弟，若在水中拿你，如探囊取物一般。」這句話又把白菊花唬的不敢躡入水內，只得順著河沿，仍在旱地逃竄。追來追去，看看臨近，白菊花不入水也要叫人拿住，沒奈何唵的一聲，鑽入水去了。徐良站在河岸之上，說：「便宜你，既然你鑽入水中去，難道說我一定要到水中拿你不成？那透著我沒大量之才，讓你多活兩天，逃去罷。」展爺趕到跟前，低聲問：「姪男，你也是不會水呀？」徐良說：「姪男不會水，你老人家水性如何？」展爺搖頭。徐良才雙膝點地給展爺叩頭，問展爺來歷。南俠就將萬歲丟冠袍帶履，奉聖旨相諭前來拿晏飛，邢家弟兄、總鎮大人被傷，同鄭天惠來討藥，鄭天惠帶傷，白菊花鏢打師妹，摔死師母，逼死師父，自己趕追白菊花的話，學說了一遍。徐良一聞此言，直氣的破口大罵。南俠又問徐良的來歷。徐良也把自己家中之事，半路在飯店聽人講說白菊花的事情，學說一遍。展爺說：「你來得甚巧，你先同著我到鵝峰堡看看鄭天惠，待他鏢傷痊癒，幫著他葬埋紀強全家之後，我們再奔徐州公館相會。」山西雁連連點頭，就同南俠奔鵝峰堡暫且不提。

單說白菊花在水中，見展徐二人全不下來，自己放心順水而走，行了有二里之遙，方才上岸，找了一個樹林，把衣服脫將下來擰乾水在那裡抖晾。不料打樹後躡出兩個人來，拿著兩口刀撲奔自己，把刀就刺，淫賊嚇得魂不附體。要問來者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